霍亂錄

明鈔本

公緑野堂詩有令人桃李滿天下之句
是唐人已用之矣
李長吉詩七星貫斷姮娥七星北斗也
貫相連屬也姮娥指月而言其意謂七
星不斷姮娥不死期君之壽與造化同
終猶云泰山如礪黄河如帶耳吳西泉
以七星為劍名失其旨矣
起復者喪制未終勉其任用所謂奪情起
復者也如歐公晏元獻神道碑明年遷
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亡

小宗圖書館藏

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及史嵩之喪父經營起復是也今人不考例以服闋為起復誤矣宋制銜上亦帶書如起復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趙普是也

嵇叔夜絶交書曰臥喜晚起而當閑呼之不置注東觀漢記曰汝郁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勑都自力受拜郁乘輦白衣詣止車門臺遣兩當閑扶郁入拜郎中張詵曰漢置當閑之職欲曉即至門呼人使起然當閑蓋司門之人也唐李商隱詩云當閑莫報侵晨客又云不遺當閑報早霜是使此也

僧亦可稱郎如支郎之類是也

僧亦可稱君如齊己送惠空北遊云君向峴陽遊聖境又歐陽詹送聞上人遊嵩山云丹梯石路君先去之類是也

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云哀哇動梁塵又云餘哇徹清昊哇淫歌也不宜於魏太子用之

魏文帝詩所憂非但一江淹襍體詩尋念
非但一人契闊豈但一言非一端也
魏文帝嘗言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
知飲食諫曰三世仕宦方會着衣喫飯
本此
詩人多用荳蔻稍頭事蓋比少女也本草
荳蔻未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少而娠也
最宮最叢也謂用木叢棺而四面塗之也
記曰天子之殯也最塗龍輴以椁加斧
于其上畢塗屋
魯哀公誄孔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
焉嗚呼哀哉尼父蓋聖人之行巍巍蕩
蕩豈容謙而謚之哉但因其字而名之
曰尼父而已耳
物能復本形者則言化月令鷹化為鳩則
鳩又化為鷹田鼠化為駕則駕又化為
田鼠其不能復本形者則不言化如腐
草為螢雉為唇爵為蛤皆不言化也
效貢效陳獻也唯禽獸可言若記所謂效
馬效羊效犬之類虞文靖題黃筌夫容

乳狗詩云西旅當年效貢來是也
孟言揮者謂振衮餘瀝記飲王爵者弗揮
是也淵明詩一觴聊可揮
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水釀酒
美甚故呼為桑落酒後語訛為桑郎又
轉而為索郎
洽恰唐人語也樂天櫻桃詩云洽恰舉頭
千萬顆通作狎恰退之華山女詩云聽
狎恰排浮萍
傳神謂之寫真亦謂之寫照楊誠齋題劉
敏叔所畫三老圖周益公兄乘成居士
周子中乙巳生益公丙午誠齋丁未郎
人劉訥敏叔寫為三老圖云劉郎寫照
妙通神
脚婆即今之湯婆溫足器也山谷詩云千
金買脚婆夜睡天明曾文清茶山又
易為錫奴
少陵已上人茆齋六一居士謂僧齋已也
按齋已南唐人姓胡氏家益陽出家于
大偽山寺性耽吟詠而項有瘤癢時號

詩囊樂山水不事請謁與鄭谷沈彬僧
虛中同時去少陵遠甚歐公一代偉人
不應如此謬悞恐別是一人

戴勝織紝之鳥一名戴鴀即頭上勝也
僧稱支郎如於漢不特指支遁也高僧傳
云僊婆塞支兼一名越本月支國人來
遊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讖譯出衆
經有支亮資學于讖讖又受業於亮亮
學異書通六國語時人語曰支郎

嘗見畫古帝王手持一杖過頭首施一物
如銀鎚樣因閱朱子語類云舊見外朝
官以上前導一物用水晶為之謂之至
斧

詩伯氏吹壎仲氏吹篪蓋伯仲是兄弟之
字伯者謂之伯氏字仲者謂之仲氏
也傳曰叔氏其忘諸乎又擅弓叔氏傳
云叔氏子遊字以例言則
以礼許人注云叔氏子遊字以例言則
字季氏者亦可謂之季氏歟

北方風俗士女以正月十六日用舊曆日
紙九道為繩亂結以首尾聯屬如一者

為兆謂之結羊腸詩人有結羊腸詞南中亦然

唐李商隱詩木綿花發鷓鴣飛又王獻詩紙錢灰出木綿花南中木綿樹大盈抱花紅似山茶黃蘂花片極厚非江南所藝者

唐人悼亡妓詩斷腸猶繫琵琶絃琵字當讀如丞弼之弼

保辜字後漢時已有此語

古人首服多用白如白皮弁白投罷白倫中白氈中之類初未嘗諱也但以疏細為吉凶之別白皮弁以白鹿皮為之而加飾焉

孔氏自子思以下同用子字子思之子曰字子上子上之子求字子家子家之子箕字子京子京之子穿字子高子高之子字子慎子慎之次子字子襄然則王氏之之奚足訝哉

爾雅山有穴為岫謝玄暉窓中列遠岫比用字之誤也惟陶靖節雲無心而出岫

乃不背理耳

借書四癡五說不同李濟翁資暇集作癡

玉府新書作嗤嚴有翼藝苑雌黃云當

作𦉜酒器也按山谷胡朝請借書目詩

句云時送一鴅開鏁魚當從嚴說為是

鴅夷亦酒器

今人言使酒者為有酒德是本無逸酗於

酒德哉

予携學生李英遊何鶴坡隱居適秦生武

來語次謂予曰學而時習之註云學之

之為言效也某嘗聞顧進士觀曰北人

學字皆作去聲讀學效聲相近故著之

為言字以別之德之為言得也同例予

語之曰非也先儒自有成說胡氏泳曰

某某也正訓也某猶某也無正訓借彼

以明此也某之為言某也前無訓釋特

發此以明其義也為言謂其說如此也

引經傳文以證者此字義不可常訓通

也果如觀言則政之為言政也不無之

為言有也之類豈亦聲相近耶武乃服

予辨始悟觀之妄也武又問唐穀齋文如何予曰唐君思精學博且又得乎家傳人未易及也武曰顧謂唐君作高氏墓菴記有子孫勃興之語草木可言勃興人豈可言勃興此不考古之病也予復語之曰此自有來歷春秋内傳云克舜罪已故其興也勃焉又昌黎詩有勃興得李杜之語此其證也此觀後生淺學正坐不讀書之病反率尔訊評前輩非徒自妄又以罔人予特識之以為後

進之戒

世稱丈夫者蓋周制以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周家十寸八寸皆為尺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

嘗見有作簡謝卜地人其中用羊眠鶴飛事乃章得象母夫人練氏嘗活建州一城之命其後子孫衣冠相繼世傳白羊眠處鷓鴣啼章家墳是也又孫鍾設仆

三異人示鍾葬地已而皆化白鶴飛去
鍾於其處葬其母後椿亮休皓四世昺
峙于吳

虞閣老題畫古木詩云後主撥鐙法蓋江
南李後主云書有七字法謂之撥鐙法
曰擫壓鈎揭抵導送也末句云空令沒
骨畫乃徐熙子　畫花不用墨筆但
以色傳染而成謂之沒骨圖也鐙
讀為燈揚鍈厓與顧王山聯句云書出
撥鐙侵繭帖

戶鈎鑰屬也今人亦用之謂之門鈎李益
有詣紅樓院尋廣宣不過詩隔窓愛竹
無人問遣向隣房覓戶鈎

三昧出釋氏書乃梵語也此云調正直又
云正定亦云正受主峰疏云不受諸受
名為正受又遠法師云夫稱三昧者何
專思寂想之謂也思專則志一不分想
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恬其照神朗
則無幽不徹

王摩詰詩　裁衣學水田謂袈裟也按章

服儀云條堤之相事等田疇如畦貯水
而養嘉苗襞服此衣生功德也一作髦
氂音加沙葛洪字苑始改從衣耳具云
迦羅沙曳此云不正色從色得名亦名
懷色衣
皮
日休元逢上人種藥詩云藥名却笑相
君少按唐經籍志有桐君藥録三卷蓋
桐君山名在嚴州昔有人採藥結廬桐
木下指桐為姓故山得名云
箕踞者蹲也前漢史注謂伸其兩脚而坐
其形似箕又唐子西箕軒記箕踞者山
間之客也拳腰茸肩抱膝而危坐傴僂
跼縮其圓如箕故古人謂之箕踞便於
賦詩便於閱書便於喪嘯其勢如蹲猿
如投竿而漁者蓋長松之下灘石之上
放然而抱禮法者之所為也
兄謂弟為舍弟老杜集有得舍弟消息詩
又舍弟卑棲邑是也雖謂之家弟亦可
唐郴公綽在太原致書于宰相李宗閔云
家弟苦心辭藝先朝以侍書見用頗偕

工祝心實耻之乞換一散秩乃遷右司
郎中謂公權也亦有謂他人弟為家弟
者嘗見張外史天雨送料如川詩墨蹟
稱如川之弟為家弟
入閤之禮按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群臣
日常叅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
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群臣曰入閤
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
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
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于
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閤然衙朝
也其禮尊閤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以
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群臣而見
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閤有
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閤為重至出御前
殿猶謂之入閤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
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群臣五日一入
見中與殿後唐明宗殿也便殿也此入
閤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
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閤

避家諱不為其官者五代時猶然如唐明
宗崩崔居儉以故事當為礼儀使居儉
辞以祖諱蠡馮道改居儉祕書監至于
今士大夫守不廢若國初曾魯得之
以父諱順不順之階是也

押字謂之花字者蓋唐人草書名為私記
號為花書常陟嘗書陟字如五朶雲時
謂之五雲體此花押之始也葉石林謂
唐誥書名未見作楷字者如荆公亦只
押石字作一横畫左掠中作一圓圈詳
見燕語

梵志翻着韈詩云梵志翻着韈人皆道是
錯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
深樾出退之送文暢詩字書謂兩木交陰
之下曰樾

舍利按佛書云室利羅或設利羅此云骨
身又云靈骨即所遺骨分通名舍利光
明云此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
甚難可得最上福田大論云碎骨是生
身舍利經卷是法身舍利

舍利有三種色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
赤色肉舍利菩薩羅漢皆有三種　佛
舍利推擊不碎弟子舍利推試即碎出
法苑　如試舍利子以童男女髮根可
引綴髮上
縱踴獎勸也縱踊從史義一也皆音揔勇
竹言上番自是　人方言上番則成竹矣
老杜詩會須上番看成竹作去聲讀昌
黎集和侯協律詠笋云屆知上幾番是
則又可作单　一唐人二聲相通欺山
谷笋　咸亦平殺讀
藍舉作平聲舉天藍舉早晚入　槐亭是也
作上聲藍舉不來乘晚凉工　卧乘藍舉
睡中歸又陸乘藍舉水乘舟是也
郵即今之驛故樂天棣華驛見楊入題夢
兄弟詩云應有郵亭名棣華是也
行人之裝謂之裝囊者蓋行者貲賄盛以
囊橐故也史思明執懷恩索其裝囊是
也
世傳七子八關圖所乘襍牛馬騾驢而巾

服亦不等題者往〻不知主名吾友唐君愚士博學強記亦嘗題之云七騎從容出帝閫蹇驢駩馬襍山惇瀛州學士參差出十八人中一半人似以為登瀛圖之半也予偶閱元曹又貝公伯啓集有題七子圖詩曰清譚飄逸事凌遲七子高風世所師公室傾危無砥柱服牛乘馬欲何之是指晉世清譚之流按豫章黃太史題七子畫曰眉山老書生作此七才子入閑圖作人物亦各有意態予以為趙子雲之苗裔模寫物象漸密而放浪閑遠則不逮也或謂七子者皆詩人此筆乃少丘壑耶山谷曰一丘一壑自須其人胷次有之但筆間那可得豫章以博洽名世其題子七止云云若此不知文貞果何所據而言之耶又虞文靖題孟浩然像云風雪高堂破帽温七人圖裡一人存是則七子乃唐人也歟

宋朝授官列銜以其階守其官以其階行其官者凡階高官卑則稱行階卑官高

則稱守官以階同則不必行守二字循
唐制也
楚辭離騷經第二章名均二韵不音韻終
不叶須名音眉延反均居員反韻始叶
不知如何不音
胡餅今之蒸餅也高似孫謂以胡麻着之
故謂之胡餅崔鴻前趙録石虎諱胡改
胡餅曰麻餅緗素襍記曰有鬻胡餅者
不曉名之所謂易其名曰爐餅以為胡
人所啗故曰胡餅也

八卷
碪杵之製不同或削木為椎長尺咫許兩
手各持其一少陵新月猶懸雙杵鳴是
也古人以木為舂杵長及肩面頭平拱
而擣之張說只知抱杵擣秋砧是也子
嘗見周昉畫擣練圖如此宋内府所藏
物也
杼字韻書注機之持緯者即今俗所謂筳
者是也筳扣音詩通釋曹氏以為梭者
非也韻書注梭織具所以行緯者固非

杼矣吾友宛平任惟本云嘗見北嫗呼
篋為杼此一證也廬陵張員外昱題乘
槎卷有織女弄機梭杼鳴非梭明矣又
柳待制貫文集有双杼寒梭之語則愈
明矣又坡翁詩亦有絲穿杼之語即指
今之篋也

骨董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羹
用此二字晦菴先生語類只作汨董
古王者之屋四柱太行山似之故有王屋
之名 牧菴澧州廟記

世傳江南李主作竹自根至稍極小者一
一鉤勒謂之鐵鈎鏁自云惟柳公權有
此筆法黃山谷詩云江南鐵鈎鏁最許
誠懸會

長安御溝曰楊溝以植楊其上而名或曰
羊溝所以隔羊抵觸垣墻也

石闕碑也古樂府石闕生口中銜悲不操
語是也故司空圖題裴晉公華岳廟題
名云石闕莫教苔蘚上分明認取晉公
題

劉阮遇仙天台山初無桃源字桃源乃秦人避世之所於劉阮事不相涉古今文人往〻誤用之如李涉贈長安小主人云上清真子玉童顔花態嬌羞月思閒仙路迷人應有術桃源不必在深山豈以天台亦有桃花故牽合耳

令人以半夜鷄為不祥此說相傳已久故唐來鵰曉鷄詩云黯〻嚴城罷鼓聲數聲相續出寒栖不嫌驚破紗窓夢却怕為妖半夜啼

唐韋居守晚年常有退休之志因署其居曰大隱洞命元禎賦詩禎詩云謝公潛有東山意已向朱門啓洞門大隱猶疑戀朝市不如名作罷歸園

杭州天竺寺人傳每歲秋中嘗有月桂子墮余初未之信及觀皮日休詩有云玉顆珊〻下月輪殿前收拾露華新至今不會天中事應是姮娥撒與人白樂天東城桂詩亦云子墮本從天竺寺根盤今在闔閭城當時應逐南風落落向人

間取次生

樂天嘗持月齋其早春持齋詩云正月晴和風景新絲絲已有醉遊人帝城花笑長安客一十年來負早春又有出齋日喜皇甫十早訪云三旬齋滿欲銜盃平旦敲門〻未開除却朗之携一榼的應不是別人来

唐章孝標及第後嘗寄淮南李紳相公一詩云及第金勝十政官金湯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楊州路為報時人洗眼看

李荅之云假金方用真金鍍若是真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

唐時婦女畫眉尚闊故老杜北征云狼籍畫眉闊或云言女幼不能画眉狼籍而闊耳余記張司業倡女詞有軽鬟叢梳闊掃眉之句蓋當時所尚如此諺曰宮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

徽名夏日釣臺殷曰姜里周曰圜土秦曰囹圄

芥辣古人亦用之記見芥醬必知獻魚膾是也

黃鶴樓以費禕登仙騎黃鶴憩此遂得名一曰費文禕

王安石一日與明道論事其子雱蓬跣持婦人冠以出問曰適論何事安石曰青苗法阻不行故與伯淳計之其子箕坐大呌曰梟韓琦富弼頭于市法即行耳此事怪甚其子如此則安石為人可知矣

司馬温公編通鑑時手稾積嘗見數幅如人名字各不代類寫書久未成或言温公利餐錢故遲遲不温公聞之遂急結末了故五代多繁冗小人害事往往如此

宋淵聖登極三四日後昏霧四塞說者謂耿南仲邪說蒙閉之兆

書之巾箱本起于北齊衡陽王釣常手自細書五經置巾箱中諸王爭効之

予性喜飲灰酒因讀李長吉詩云酒喜瀝

春灰陸魯望云社酒灰香似去年乃知
唐人已有好之者
張外史伯雨竹枝臥瓶高筆塚用坡翁飲
雋瓶屢臥語也
劉又稱韓愈鬻文之金為譽墓中人物攫
而走之陳萇候陽城始請月俸嘗稱其
錢帛之美月有獲焉
唐茅山紫陽觀玄靜先生碑秘書郎河東
柳識撰文李陽冰篆額大理司立吳郡
張從申書謂之三絶碑又魯山令元德
秀墓碑李華撰文顏真卿書亦李陽冰
篆額謂之四絶碑
柳柳州集礼部賀嘉瓜表淛東觀察使賈
全所進越山陰縣移風鄉百姓王獻朝
園内産嘉瓜二實同蔕圖今山陰縣十
有八鄉無移風鄉西小江北止有清風
鄉與安昌鄉相並鄉有寺俗名移風即
寺也豈後人所改歟
前人墓誌未有書蓋石者自柳子厚亡姊
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始云凡誌于墓

者琢磨盖石加于其上用敢附碑陰之
義叚兹石而書焉是也
東坡嘗有文尊義尊之日盖公在蜀時以
鉅竹尺許裁為雙筒謂之文尊在黄州
聚諸家酒于一罌謂之雪堂義尊
柳子華公綽之伯父有知人之明公綽生
三日視之謂其子温曰保養此兒福祚
吾兄弟不能及興吾門者此兒也因以
起為公綽字又善攝生年八十餘步履
輕便或祈其術曰吾初無術但未嘗以
元氣佐喜怒氣海　温耳
明道先生嘗憩一僧寺夜聞察察有聲命
火燭之乃鼠於佛臍中銜一書欲出先
生取視之乃丹書也即手抄而納舊本
佛腹明日召塑工補其孔先生後如其
法鍊月餘人見其屋有光以為火競趨
撲之非火也遂不復鍊以將成之丹塗
銀器所塗處即成金或諷先生服之先
生曰吾腹中安可着此一道士擬傳之
比至先生已易簀矣

慶曆四年夏四月作太學五月帝謁孔子
判國子監王拱辰田況王洙余靖言漢
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
人唐學舍六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
法盛矣而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挾小
不足以容詔以錫慶院為太學置內舍
生二百人
宋故事天子謁孔子廟止行肅揖之禮慶
曆四年五月仁宗特再拜賜直講孫復
五品服

慶曆四年十二月遣尚書員外郎張子奭
充冊礼使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
銀三萬兩絹二萬疋茶二萬斤冊以漆
書竹冊籍以天下樂錦金塗銀印方二
寸一分文曰夏國主印錦綬
夏國使至京許就驛質賣宴坐朶殿
說文酺王者布德大飲酒也　出錢為
酸出食為酺趙武靈王滅中山酺五日
是所起遠矣孝文本紀漢律三人已上
無故群飲罰金四兩

宣和間禁庶民稱龍天君主等字
宣和三年始罷辟雍省其司成以下官天
下舍法皆罷復科舉取士然齋課以八
日試經義十八日試論二十八日試策
宣和間學官鼓節昕三昏四講五食六陞
堂七還齋八集九學門以昕鼓啓昏鼓
闔

越絶云秦皇東遊之會稽以正月甲戌到
大越舍都亭取錢唐岑石長丈四尺南
北面廣六尺三寸東面廣四尺西面廣
尺六寸刻於越東山上其道九曲去越
二十一里水經云秦始皇登稽山刻石
紀功尚在山側果書竟陵王子良為會
稽太守范雲為主簿以山上有秦皇石
刻三句一韻多作二句讀之並不得韻
又有字皆不詳雲夜取史記讀之明日
登山讀之如流

姚令威蔡語云嘗上會稽東山自秦望山
之顛並黃茆無樹木復自小逕別至一
山俗名鵝鼻山山湏有石如屋大插一

碑於其中文皆為風上所剥隱約就碑
可見缺畫與禹廟沒字碑之類不知此
石果岑石歟非始皇之力不能插於石
中此山險絶罕有至者
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會稽刻李斯書其字
四寸畫如小指圓鐫今文字整頓是小
篆也
山谷次韻錢穆父贈松扇有云可憐遠度
玄菟郡受朝
憤其中名
比城為憤溝溲東坡亦有和張耒高麗
松扇詩
樂天崔晦云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
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澹故公有絶句云
清夜調琴忽有情欲彈惆悵憶崔卿何
人解愛中徽上秋思頭邉八九聲
元禎之子名道護禎歿時甫三歲
湖州磁湖鎮道士磯即唐張志和所謂西
塞山前者也顔魯公真卿與志和友善
公刺湖州時與門客會飲唱和為漁父

詞志和首唱云真卿與陸鴻漸徐士衡
李成矩共唱和二十五首遞相評尚
胡穆秀才遺東坡古銅器似鼎而小上有
兩柱可以覆而不蹶疑飲器也有古篆
五字坡亦不能識
東坡嘗作茶論曰除煩去膩一日之利暫
佳積氣侵精終身之患不少公惟以濃
茶漱口齒間餘肉因而脫去且齒性便
苦漱之齒愈堅以故不飲茶一日因遊
諸寺飲酽茶七盞有戲書憩師壁上云

示病維摩元不病在家霧運已忘家何
須魏帝一丸藥且盡盧仝七椀茶
紹興郡學教授廳君子堂三大字宋魏了
翁所篆其先本趙氏堂顏流落城東小
家支以為榻洪武中教授王俊華見之
舁致揭于此云
楊廉夫先生之母夫人嘗夢神人授金錢
一枚吞之遂娠先生先生文章事業為
一代偉人豈偶然哉先生卒錢君思復
嘗作輓詩云生前母應金錢夢死後人

稱鉄笛仙

龍虎山道士吳善淵謂余曰虞邵菴先生自云其母夫人嘗夢羽人騎鶴抱一小兒來曰此南岳真官寄汝家養之既而誕先生

虞文靖公初善寫八分未工在　時湯稱疾謝客一月不下樓後出以示人無不嘆伏

績之從祖〻父廣信教授府君好鼓琴嘗蓄一雅友琴以自娛府君卒因亂竟流落人間錢唐施彥昭牧州子也世以知琴名余嘗質之彥昭曰寔良材也今在吳中士人家云

丹厓唐先生蓄一紫小硯背有縱渠若剖竹竟硯不知何制度也先生銘之曰永之奇越余歸四方爾携昌余辭

宋朝以文德殿為正衙元以大明殿為正衙有延春閣但有琉璃瓦飭檐脊

元朝萬歲山廣寒殿內設一黑玉酒甕玉有白章隨其形刻魚獸出沒波濤之狀

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

初無人以花藥石刻印者自山農始也

山農用漢製刻畜書印甚古江右熊　巾

笥所蓄頗夥然文皆陋俗見山農印大

嘆服且曰天馬一出萬馬皆喑於是盡

棄所有

柯博士九思在奎章閣嘗取秦漢以還襍

印子用趙薄紙印其文剪作片子帖褙

成帙或圖其樣如壽亭侯印双紐四環

之類為二卷余嘗見之

永樂己丑八月虎入越城之戴山指揮使

王斯道命軍士搏殺之

粉牋書字不經久近年作者殊鹵莽不精

不一二年字畫已漫漶矣康伯可謂向

鄉林出李重光金花牋手書長短句歲

久剥落其辭不全亦一證也古人於藝

必精到尚復若此矧鹵莽者乎

冨春寺碑文乃洪武丁巳夏一初仁公

住普福時所譔俞紫芝書予時寓吳山

普光精舍實見之譔書氏作鋏岸松雪

者偽耳

吳興富家某氏酷愛松雪書畫重購而蓄之積至三四篋至正末盜賊搔動某氏囑其子曰吾家貲賄頗豐爾不能全必棄之慎勿弃此篋中物也其子謹志之後因避乱溪家往来一日開篋視之皆松雪遺蹟乃大悔欲盡棄之時掌事人在側曰郎君苟不欲頒乞鄙人遂與之寄近僧寺後為寺僧日東生所有日度藏之遇佳客則出玩其中一硯可二尺餘衡可二尺石色如紅瑪瑙四縁皆刻作蓮華辦名蓮蕊硯本一富人家物公見而愛之管夫人以銀器数事貿之富人以献公極便揮洒亦為日所得洪武間因回禄皆為灰燼惜哉

滁州清流縣菱溪本名荇溪避楊行密嫌名改為菱

滁之琅琊山有六一泉蓋公守滁時名之也杭之西山亦有六乙泉在報恩院孤山之北公未嘗至杭僧惠勤思之坡公

因名此泉

江西甘矮梅先生通五經四方衆學者甚衆一日其徒有行臺御史者謁先生于家先生款語久之求退先生曰能少留蔬食否及設饌唯葱湯麥飯而已先生曰御史豈啖此者第老夫易辦耳口占一詩畀之云葱湯麥飯丹田暖麥飯葱湯也可憐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烟先生之意深矣

熊太古先生在成均日初未嘗有所指教諸生皆易之後一顯官見先生驚曰先生乃在此邪因請說經先生正襟危坐論辨亹亹剖析玄奥殆無餘蘊諸生始嘆服謝曰今日乃知為吾先生也

洪武甲子冬眉山蘇太史伯衡自錢塘校文回至越館于郡庠余與夏元實毛鼎臣唐愚士謁之先是太史與王先生好問錢博士子予王教授俊華坐于中南面司訓余師堅張彥輝王彥益坐于東序西面北上太史以齒揖元實並坐元

賓謂嘗請益于松瓢好問先生別號因
辭乃與余四人坐于南序東面北上一
時人物之盛揖讓之礼雍容和樂有三
代之遺風焉

姑蘇太平橋張茂卿家有故元諸名公合
手作文會圖一巨軸實奇物也盛子昭
畫松邉伯京畫墨竹張叔厚畫人物王
若水畫鶴倪元鎮畫遠山趙仲穆作小
序李子雲書時王允中在坐亦列名其
間

至正間歲大風雨以荒聞朝廷遣公按之信
然秋稻復花民仍以熟首于公〻不可
曰汝百姓不知耳此稻花而不實譬之
雪花冬則六出至春唯五出是歲果飢
元帥謹齋夏公諱若水子從祖叔父允善
之外祖父也居錢塘西湖之昭慶灣第
宅百餘間乃故宋謝太后歌涼亭如眉
壽堂百花堂一碧萬頃堂湖山清觀等
皆宏麗特甚又架船亭水中每元夕諸
堂皆施玉色簾放華灯上下輝映極為

偉麗士女縱觀達曉娃僮輩往〻得遺
簪墮珥

元帥夏公之居昭慶湾諸以僧樂送葬者
至第輙止過茅如初後遂為故事

戴君伯庸倜儻士也有大志喜談兵言論
風飛雷厲聽者忘倦嘗云人生一飽之
外皆為長物至正末居姑蘇貧甚至於
割薦而爨鬻而食叅政董公搏霄君
故人也時特箭調福州兵道由姑蘇造
君袖白金一鋌鉤之君受而不辭遂得
以給朝晡友人有告急者君持其半與
之其度量如此

管夫人嘗用銀朱筆畫懸崖竹一枝楊廉
夫題絶句云網得珊瑚枝擲向簟篇谷
明年錦棚兒春風生面目

紹興山陰縣西北六十里有仙人洞在越
棲峯下乃九江葛秋岩慶龍遊息之所
慶龍蚤年嘗入匡廬學浮屠法稱璹書
記不樂遂歸俗放浪江湖中名公鉅卿
酒徒劍客往〻多與之遊好為詩落〻

有氣槩遇風日清美乘筍輿遊天衣雪
門諸山岸幘披襟脩然如畫中人物年
逾七袠齯齒童顏終歲不澡沐肌躰清
潔衣垢不生蚤蝨化去王君理得亟其
骨于石洞仍鐫石為肖像并一鶴于洞
中至正末為盜所發至今稱葛仙洞其
寄漁翁江南野道人又其自號云

徐秋雲宮詞紅錦只孫團晚風是以只孫
為織成帷幢之類非也元故事親王及
功臣常侍宴者別賜冠衣制飭如一謂
之只孫如玩齋貢公趙廉訪家傳賜金
文只孫一襲是也又有縷皮傳金為織
文謂之納赤思衣皆國語也只讀為枳

祕閣石刻本新昌石金紫家故物會稽唐
彥常丹厓先生之叔父也嘗欲拂一本
不得乃發憤曰我即得此石當與好事
者共之後石氏求售彥常厚費購之仍
顧工拂施達官過客求者甚衆而彥常
不倦顧以此耗其家云

余從祖父廉使府君為御史時刻奏殿中

侍御史哈麻及其弟雪〻罪惡章三上
忤上欲殺之時治書樊時中苦諫以
為自古無殺諫臣之理如上必欲殺之
臣願納印綬以故上意稍解

樊公時中為浙江參政觀潮嘗題詩樟亭
云烟波閃〻海門開平地潛生萬壑雷
大信不虧天不老浙江亭上看潮来公
之志可見矣至正壬辰紅巾賊亂公張一
弓抽矢馳射於其間賊應弦而斃者甚
衆自卯至申公矢盡棄死之

達失帖木爾公幼時嘗有所執而入鎮南
王見而問曰汝手中何物也公曰別奢
赤持白紙一番達失木爾愛而取之
別奢赤者國語謂吏人也王不言久之
曰是子他日必眼黑也眼黑猶言貪墨
耳及公鎮浙果黷于貨

客省大使哈剌璋善啖右丞潘公嘗邀早
飯盪北羊背皮一燒鵝一東陽酒一壜餅
子一著先割羊鵝肉捲餅食盡却以餘
胾下酒飲盡又以煎魚一巨臠喫水飣

二器至正　七月間　官舍生逝時
天氣甚熾浴斂生龕中三日容色如生
觀者嘖嘖
虞文靖公集在翰林一夕夢兩朱衣引至
一官府見一人服王者服乃孔子也公
跪于陛孔子謂曰汝集善為之公退至
殿陛一跌而寤云恐遺忘口誦所言俄
而聞叩門甚急亟起乃　王召議事二
使以上廐馬翼公至承天殿朝臣及諸
學士其集王曰　上晏駕上都某
欲竊神器偽使者賫詔且至卿等在廷
曷以處之衆無語公默省夢中語乃進
曰殿下為中令監國宜即大位於是定
計諭中外初國璽在上都乃臘為天子
印章頒詔先遣使守古北口候偽使者
殺之焚其書此臨大事決大疑聖人假
夢以堅公之志耳
會稽王山農元章早負大志遊大都無所
遇貰屋以居時臨川危素為翰林學士居
鍾樓街山農嘗見其文而不相識一日

危騎而過山農所與之坐而不問其姓名徐曰君非鍾樓街住耶危曰然更不出他語而罷人問之山農曰吾觀其文有譎氣目其人舉止亦然料知必危太樸也

山農居大都既不遇惟落〻自放嘗謂月魯不華公曰余欲買一黃牛乘之卦書角上以遊會月魯公南轅傳聞士大夫間故有燕市騎牛之語而實未嘗騎也康伯可二長短句其為人備見于其友吳興君所為引謂其少時性豪放殆麒麟夫馬不可羈及揮麈劇談浩歌滿飲發為詞章秀潤風雅靖康間攝淮西帥幕嘗上中興十策不報南渡後落魄吳越間抱志鬱〻以詞章自娛且曰吾必追漢晉風流唐宋諸賢非我師也嘗以水閑促蘇養直赴雪夜溪堂之約即醜奴兒令者是也溪堂在荆州蘇公報章其畧云自秋晚迄今凡三作書并酒去今日雪後方辱報并以佳詞見招數十年

来無此風味某已裝酒上船来日若晴
須有月若溪堂聞横笛聲即我至矣所
謂莫掩溪門真成一段奇事予每想像
二公風致手書此詞并後湖書語與好
事者玩之

尚書貢公玩齋先生至正壬戌督漕于閩
之三山逾年召還時風颿未順暫居城
西香嚴寺因故臺基增築之名曰高風
臺辨章道隱公以錢為公庀工亭其上
曰鳴鳳亭又得古泉于臺東曰西令泉

時劉君子明建其齋中從公遊公又有
祕書之命北逐劉君移生祠六楹于臺
東仍搏上肖公像事之題曰思玩齋蓋
以公素號玩齋故也又益北軒曰樂善
齋公干日宦遊皆有行窩若雪月若蚓
竅若鵰室若栗春者是也劉君又作白
雲窩于樂善齋西且求時賢題詠以寓
其悠然之思也非獨公文章德業有以
系劉君之思而劉君父子拳拳不忘于
公者何其勤且至哉劉君余獲交焉惜

其子已蚤世予不得見今余家藏公文
稾若干卷則中手録也尚未完中字庸
道

洪武癸酉予寓蕭山夏忽有河魚之疾飲
食不入口者信宿矣忽周君尚謙偕會
稽文學繆慶元来訪予蹶然欵坐久之
繆以如京告别甚急周獨留共酌是日
疾遂已昔者檄與詩皆能愈疾況倜儻
士哉

元末有隱君子張南榮者讀書善鼓琴時
軍帥有慕君一見而不可得者使数至
君始往見之且曰知君妙于音固欲相
凌君為作秋風亭臯等曲適師瘧作聽
畢醒然起曰吾病去矣自後瘧遂除

天台三中孚嘗閲佛氏書以朱筆鈎其玄
人問之曰作釋氏文章備用故耳

顧過改之余先子同門交也其弟過之不
悌嘗因事向犯改之改之言矣自如但
云意不同耳何必怒也其弟喃喃愈甚
久之亦但云便是意不同耳終不與辯

魏國李文忠公孟字道復號秋谷至正間未貴時束書遊京師予先君之外王交中書于章益國楊公諱吉丁一見輙器重之薦之裕宗裕宗崩公乃延致家塾為諸子師

段應奉天祐極清羸食不過數合稍多則不能安必令婢僕以搥其胷背尚不能安其寢如是者十餘年人之體有不裕欲人搥拊之雖古人亦有之白傅詩云小奴搥我足小婢搥我背古老病也

周左丞伯琦在姑蘇時聽事中惟設一椅餘無坐榻獨楊孟載至始索坐子譚論久之仍召其門客謝某倍坐具小酌從容　興極乃休

高季廸啓嘗為饒介之叅政門客時唐處敬肅寓姑蘇　坊每日夕介之以一卒韝馬送季廸歸經唐所居唐必預具酒饌待之季廸遂繫馬留連觴咏率至鼓終乃無夕不爾時愚士侍側飲聞緒論

歐陽文公玄歸于鄉省墓交謁公應接紛
紛一日令鞲馬入隘巷問某人家訪之
乃洽履者所居左右驚問公以其人亦
嘗謁見故荅其意耳前輩不以德位自
高如此

吾從祖〻父教授府君居蕭山時奉
公出為淛東廉訪使道蕭山拜府君官
自縣令以下皆来候公府君以次延坐
自坐門東時尚右奉　公待立府君側
親為下茶執子弟禮令等不安席公曰
官人輩安坐此則某叔父家也
奉　公為御史時居錢塘馨如坊第張潞
公翥以應奉翰林代祠至杭一日来訪
僮馬甚約門者易之不為通名公知之
急策馬追至清河坊及之乃延帰刲羊
設席盡歡而罷潞公去奉　公召門者
杖之

趙松雪帰吳興嘗見夫婦操槳舟丐以為
治公識其人問之因惻然曰我衣食尓
夫婦漚波亭供洒掃可乎夫婦欣然居

之一日公從第緩步至亭問其居此若何夫婦感激以為得所惟憂身後無歛形之具耳公曰我適行間憶奎章閣一石甚奇命侍史取紙筆就亭圖之神速特甚俾夫婦鬻以為身後計其人持至駱駝橋好事者以十千購之

宋尚書子章在越中嘗館黃文獻公于竹深荷瀞之軒公正搯文忽厲聲如怒狀尚書驚問之知為乳雀喧啅亂其文思耳

吳人有稱雪菴居士者書刺謁趙松雪公公曰青蓮居士耶香山東坡邪吾今未聞有此人也不許見公一日送客不覺出外門見一人伏于地公驚問之跼蹐不敢言但致頓見之誠公徐曰爾非昨來雪菴居士者乎遂呼使入贄見之禮頗豐羊酒茶餌又出郴筆兩枚王右丞雪裏芭蕉一幅初獻公未言公遽曰爾來欲吾題此畫耶濡筆題而帰之其人拜謝而去公為人敬慕如此

勾曲張外史兩嘗求黃文獻公　文久
而不得一日公来訪外史先客於書齋
設文房之具甚精緻乃延公入坐外史
給以它事出公默坐久之援筆搦文頃
刻而成

宜興無錫歲歉道途多殍時官於僧寺假
鑊作糜食飢氓僧閉門不與曹文貞嘗
有詩云緇衣終日誦慈悲蝼蟻傷生亦
皺眉一鑊高懸萬人命貪嗔當畏老天
知人云沴氣無情君降災飢民往〻日
如鮐微軀不惜填溝壑還我生前布施
来可謂深中其貪狼之病矣

濟寧故老十餘人莘士先生其一人也閒
居寛衣慱帶以木綿製短勒韡厚庇柱
過頭杖脩眉如雪長髯至腹容度舒遲
談論雄偉儼如商皓儔匹

蔣氏姑蘇巨家也有子甫八齡欲為求師
慕鄭明德先生具礼延之先生不屑往
蔣亦跌宕者遂厚延鋏崖楊先生具道
鄭不就之意時先生居吳淞放情山水

日携賓客妓女以文酒為樂謂蔣曰能
從三事則可幣不足計也一無拘日課
二資行樂費三須卜別墅以貯家人蔣
欣然從之鋏崖竟留三年後其子亦有
名于時
元辨章杭只不華公凝重有廊廟器善調
攝晨朝唯素食常蔬二四品春冬以藿
同豆腐作羹秋夏冬瓜羹不御魚肉午
乃進豐饍
公出涖江淛時常以盤薦一物覆以黃帕
置案上人不知為何物乃英宗所賜玉
尺也若曰玉有溫潤剛栗之質尺有方
直裁製之體以表公之德是以恒置於
前示不忘也參政某因公如廁於椽史
索觀之誤墜地為三段惶恐不自安公
出具以故告且謝不謹公神色自若為
言英宗眷顧之隆而已方進德未能之
意以其一與參政一與椽史一仍置盤
中人益伏公雅量
國初宋學士濂以文柄雄視四海曾礼部

魯博貫群籍談論風發雷厲嚴陵徐尊生嘗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為筆一以筆為舌指二公也

括蒼張彥芳清敏有治才洪武間嘗為令吏民伏其能時縣事煩劇夜張燈閱吏牘雖百紙目視手批頃刻俱了喜賓客公私往來經其邑者慰問館穀不失一人時季盤介石為丞才少劣於張亦謹愿以能稱稍不如張意張即厲聲責之李避席立令前張怒已李長揖謝罪往〻如此可謂厚德人也張以抑姦強太甚衆惜禍害之後李亦以他事謫戍荊楚終夜手不釋卷亦以守正不阿迕權門罹禍死惜哉

太守李公益　人洪武間在郡父老入見公曰非朔望且無他諸公何自來邪父老曰有某乙罵公某等不忿特來愬爾公曰父老輩差矣彼非罵我也父老又曰指公姓字而罵非敢誑公曰與我同姓字者知幾人彼自罵他

非我也雖然徒勤父老待一茶而謝之
人伏其度
宋故事禁中處分事付外謂之內批又謂
之御筆皆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
者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用御寶惟親
筆則上親書押字不必用寶也
前輩謙退不矜予幼承先澤得執訊掃搢
紳先生前每遇題品更相推讓不肎相
高雖老成亦如此吳有璥上人者嘗出
牧羊圖求先君題先子劇作小片子
細書粘畫上璥固求書之先君曰此名
筆也俟觀者韙之乃可寫尔盖慎之也
比年後生小子一有卷軸不問畫之珍
祕經何人品題遽尔大書乱道厠于其
間汙人好画恬不知愧大可畏也錢塘
錢孟襄好事會稽王山樵為作過墻梅
一小幅徐始豊貢南湖王玩艸三先生
唐君愚士暨予各題七言絶句其上孟
襄甚珤愛之嘗懸書室中一日孟襄出
時一老生客其所於紙隙處亦題一絶

孟襄初不知及見大為懊恨亟欲劉太之此可為不自知者也昔太白鸚鵡洲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郡菴先天觀圖云不是三年不題句卷中為有范椁詩新學小子可以為戒

須溪劉會孟凡題識書畫所書名中藏三代人物字偽署者輙易別宋太史濂云

虞邵菴之子皐門初誕時邵菴方入朝至皐門適聞之故以為名至正間困頓鄉里死于江西寺僧為行狀葬之

熊子仁名僧啓歪頭祭酒之子違實帖本兒丞相之甥草書學義獻一童以小篋負文房具自隨嘗執筆畫烏絲不用界尺細直而勻與丈璞玘公交善

集賢馮海粟博學強記一日過宋子虛子虛出其稾視之馮疾讀默識遇佳句輙朗誦終卷而止明日為子虛序之一揮千餘言昨所讀者輙表而出之次第不

差海粟年日豪儁亦可槩見矣

坡公特能持儉與李公擇帖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太要是慳尔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為之則類俗人真可謂淡而有味者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又與王定國帖云須少儉嗇輕用錢物一是遠地恐闕乏不繼二是灾難中節用自貶亦消厄長福之一端又云廩入雖不繼痛自節儉每日限用百五十自月朔日取錢四千五百足繫作三十塊挂屋梁上平明以畫杈桃取一塊即藏去畫杈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可謂至儉然猶每日一錢此間物賤故也此公平日自謂長策不敢獨用而嘗告于朋友者予雖樂此然時犯戒乃伏公力量不可及也

鍊厓楊君居吳淞一日路義道招碩仲英與厓同飲以璚花珠月二妓糾席因舉酒徵詩令曰詩不成者浮白蓮杯三厓

詩云月滿十分珠有價花開第一玉無
瑕謂二妓也又仲瑛嘗買百花船艤山
塘橋招厓與張叔厚渥于彥成立遊虎
阜以璚花翠屏侍行俄以雪霰不果厓
寄玉山詩云桃花港口小蠻娘腰身楊
柳隨風揚翡翠屏深未肎出躑歌直待
踏春陽未云小蠻約伴合吹笙解道江
唯玉山殊有思致其畧云仙人手揮白
玉觴雙雙侍安歌春陽一聲兩聲鶯出
南有子鵲蓋以鵲比彥成也人有和章
谷三聲四聲未成曲朝來更約逍遥遊
月底吹笙跨黃鵠可謂一時人物風流
之盛也仲瑛有玉山草堂厓又有書畫
船亭燕顧仲瑛李仲虞為小璚花聯句
詩云鳳髻新粧小步搖李畫船低倚鋏
龍劄揚眉邉粉蝶何由褪顧臂上守宮
猶未消楊玉笋行春歌窈窕李金蓮舞
雪步妖嬈顧春風吹醒璚花夢鶴背何
須廿四橋楊

神仙脩煉之說有不可究然或因此

致疾者斯又不可不知也元有張性虛
者嘗叅東門老其法專守下丹田屬纊
之際下田結塊痛而絶又一人守上田
鼻中終日涕濃
樊昌高八舍家軒墀之間畜龜數年生育
至百餘其家産子四五人皆龜胷傴僂
蓋孕婦感其氣所致古人胎教可不謹
哉
至正末越有夫婦於大善寺金剛神側縛
葦席而居其嫗産一子首有兩肉角鼻
孔昂縮類所謂夜叉者蓋産嫗依止土
偶便禀得此形
陳白雲家籬援間植決明家人摘以下茶
生三女皆短而跛而王氏女甥亦跛予
皆識之又會稽民朱氏一子亦然其家
亦嘗種之悉拔去
會稽王　家雄于貲至正間困於徭
役門戶零落一術士以六物推人禍福
主其家禮遇甚厚無何與其人散步園
中其人指池水謂王曰君家積德何厚

池中水皆銀也吾能鍊之用銀二三鎰作六釜俟吾西遊還試之如期而至取池水熾炭瀹之涸則益以水如是者一月別以藥投之釜中皆成銀王氏異之厚贈其人別去期再至竟不來矣權其釜大虧珠兩所得之銀即釜也富家第子愚騃而貪為妄人侮惑如此大可為戒

木鱉不可服薊門一人生二子皆切愛之恣其食啖遂成痞疾其父得一方以木鱉煮猪肉食之其幼子當夜死明日長者死愚人不謹輕信妄為至殺其二子悲哉友人馬君文誠得方書一帙亦載此方因評註其事于左以為戒此仁之一端也

一童子頭有瘍遇人以藥傳之童子頭癢不可忍爬搔見血至以頭觸柱至夕竟死蓋其藥有砒見血即害人矣吾聞之文誠云

越皮生者嘗為山陰史時京衛官子弟給符

出州縣沒民間貲產皮與掌文書某衛
某官之子某　至山陰知皮妻美而艶
佯與皮密強其妻出見悅之竣事誣奏
皮擅出入官物皮竟死非命妻果配誣
者礼女子出門必擁閉其面有理也夫
子其潛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翔如
鳳非醴泉甘露不食此王伯厚甫之言
也觀此則貪濫祿就汚位者獨何心哉
子嘗云人不可無戒慎恐懼底心莊子
說庖下解牛神妙到那心必　然為之
心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余謂人
事〻當懼不懼便蹉跌了只一懼字包
多少利害在裏許
房室之戒多矣而天變為尤月令先雷三
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
戒其容止者生子而形殘體缺者又
瀆天威也今人生子不備必有凶災謂其
安知其不犯斯禁耶為人父母者宜識
之噫迅雷風烈必變豈有是哉
前漢長信少府檀長卿於許伯仁座中為

沐猴舞蓋寬饒劾奏唐祝欽明為八風
舞盧藏用嘆曰五經掃地晉謝尚為鸜
鵒舞宋寇萊公舞柘枝無人譏彈何邪
當類補

世說陸玩拜司空曰以我為三公天下無
人矣又鄭袞拜相曰歇後鄭五為宰相
天下事可知矣後世庸材叨重祿據顯
位者幾何人使聞此語安知不內愧而
面頸發赤哉

唐李義山以劈琴煑鶴為殺風景曹子建
七啓搴芳蓮之巢龜與鶴亦可謂殺
風景矣至於張協七命丹穴之鷄斯不
至手然風景而已記曰不麛不卵而鳳
凰至近世規丹穴之肉者多矣鳳之不
至宜哉

山與水本末不同山一本而萬殊水萬殊
而一本

陶靖節百世高士也其達生死忘榮辱非
纏縛世故者所可比也自作祭文輓詩
正假此以寫胸中之廓然者耳豈真以

槩於中哉黃秋畦翁嘗自書墓誌松鄉
任士林叔實跋其後云老畦翁問世熟
矣獨死生未有所屬手為誌文以遺其
子介亦達矣然東坡嘗追誚劉伯倫以
為未忘骸骨者翁亦當以矣云予觀近
世好名之徒預恐執筆者少已多自誌
其墓又往往援當世名公碩儒為交友
粉澤之以誣將來予每見此等未嘗不
為之甲顏汗背也
史不足信久矣董狐之後不復有人焉司
馬遷輕殺身成仁乃不為紀信立傳視
左氏牖下華泉之載固已失之矣然以
私害公者不為不多晉陳壽為武侯伍
嘗被撻百下後論武侯云應變將畧非
其所長又嘗覔百斛米于丁儀之子不
與竟不為乃翁立傳若此類甚多予之
鼻祖長馬牧府君事金武元有紀信節
其事昞昞元之史臣脩遼金宋史責賊
于吾祖父御史聚諸族謀感曰吾始祖
事顯且史筆以勸善懲惡為務為一代

信書而可賂耶即與之安知後世不為
口實乎遂止終不得書嗚呼以此觀之
視聖人麟經皆罪人耳靜脩劉公嘗有
詩云紀録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
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無窮受屈人
旨哉名言乎

黄秋江者與秋谷有布衣之舊一日至京
師謁之比歸秋谷贈以詩曰君釣秋江
月我耕秋谷雲迯名君笑我伴食我慚
君

坡翁嘗云退之以磨蝎為身宮僕以為命宮
平生得謗譽皆以此磨蝎丑宮也予身
命皆躔斗宿雖不望二公之譽而謗寔
倍之是必磨蝎所致也坡翁豈欺我哉

文字有簡短而意思無窮者如荆公讀孟
嘗君傳凡八十八字而文勢四轉老泉
名二子說凡八十一字而文勢九轉字
數愈少曲折愈多議論明潔筆力遒健
非老手不能到也

古人文章有用字繁不為重復者先輩嘗

論之矣如戰國策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一段尤奇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〻賤將輕臣〻用將多望於臣齊有不善將帰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為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貿臣〻之所重處重留也凡八十餘言而用十臣字七將字文勢曲折讀之不覺其多亦至文也歟

史記愛用泣數行下韓長孺列傳凡兩見之餘所見尤多

前輩所譔神道碑文書事蹟只書元年二年三年累去不再書其年某甲子或事在本年春夏秋冬則書其年春夏秋冬如此書則易見不書某年某甲子亦為書甲子有改移故也亦有累書事蹟而不書年者況甲子乎史記孔子世家某年下又書甲子蓋聖人之出處所當謹故如此書難以為例始豊徐先生云

古人文字有同書一事而辞不相襲者如

韓文公貶陽山令李翺作行狀則曰出守連州陽山令政有惠於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命其子皇甫持正神道碑則曰行為連州陽山令陽山民至今多以先生民字呼其子孫祖無擇表州廟記則曰貶連州陽山令在陽山有善政既去人懷其惠生子悉以韓名唐書本傳則曰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〻生子多以其姓字之其論佛骨來李翺則曰佛骨自鳳翔至傳京師諸寺時百姓有燒指與頂以祈福者皇甫持正則曰憲宗盛儀衛迎佛骨士女縱觀傾城祖無擇則曰佛骨至自鳳翔百姓大肌膚為奉傾京師唐書則曰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唄至為夷法灼體膚委珎具騰沓道路

唐愚士稻頌是學晉傳玄羽籥舞歌文法魏野黃一篇是學柳〻州鐃歌文法稽山采藥圖賦是學孔雅圭北山移文文

法此又是將古人文字步驟音節畫定
樣子做
元元明善、學莊子觀其虛室擬攝亭等
作可見
蘇太史伯衡善學人文字如周書補亡補
范宣子復鄭子產輕幣書師儉畏慎等
訓極似古人言語辭理皆到
吾友蔡惟中謂予曰蘇平仲文脫不得他家
縱橫氣習
元　閒閒學士復草加封孔子
制云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
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
世者也可謂事覈而語工
余忠宜公闕艸加封孟子制云觀乎七篇
之書拳拳乎致君澤民之心凜凜乎拔
本塞源之論尤為親切
晦菴朱子亦嘗戲作禪家語跋周益公楊
誠齋送甘叔懷詩文卷後云退傳精勤
小物無有入於其間老監縱橫妙用諸

相即是非相且道二公用處是周是別
叔懷於此卷中直下薦得不妨奇特如
或未然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
道

邵氏聞見後錄云子厚書段太尉遺事云
吾戴吾頭來矣宋景文公修史曰吾戴
頭來矣去一吾字便不成語吾戴頭者
何人之頭邪眉山蘇太史伯衡非唐應
奉肅墓誌曰尤工篆楷深得筆意密菴
謝元功指筆意上曰此處似闕二字惟
中愚士問闕何字元功曰當添古人二
字不然得何人筆意邪此即吾戴吾頭
例也二君服其論予謂此例經有之如
泰誓朕夢協朕卜語吾曰三省吾身孟
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之類特未有人
拈出耳

臨江守李侯個為部使者所劾他使者力
辨其誣後終於大官當得謚其家求於
謚議中無及臨江事太常博士柳公貫
曰著其事而白其非辜安可沒乎其子

乃嘆服此紀事之法今人有諱其事遂
隱而不書反不白邪
前輩文章大家為文不卹改竄今之學力
淺〻者返以不改為高歐公每為文既
成必自竄易至有不留初本一字者其
為文章則書面粘之屋壁出入觀省之
至尺牘单簡亦必立稾其精審如此每
一篇出士大夫皆傳寫諷誦惟覩其渾
然天成莫究斧鑿之痕也
鄭子經術極言辞極高古是學法言文章

歙趙汸云袁公伯長問於先師虞公伯生
曰為文當何如虞公曰子淛人也子欲
知為文當問諸淛中庖者予川人也何
足以知之袁公曰庖者何用知文乎虞
公曰川人之庖也瓮塊而大臠醲醯而
厚醬非不果然屬厭也而飲食之味微
矣淛中之庖者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
擇取柔甘調其滋味治之有方而潔之
不已視之冷然水也五味之和各得所
求羽毛鱗介之珍不易其性故予謂為

文之妙惟測中庖者知之袁公矍然稱善

晦菴朱子因熟讀孟子知作文之法

詩文不厭改少陵六一二公皆一代偉人

制作未嘗不改如少陵桃花細逐楊花

落黃鳥時兼白鳥飛有得其手稾初作

桃花欲共楊花語

後乃更定如此公嘗有詩云新詩改罷

自長吟此類是也又有得歐公醉翁亭

記稾初云滁州四面有山累數十字後

只作環滁皆山也五字而文意自足蓋

公平日作文畢粘之墻壁坐臥觀之改

正盡善方出示人二公以詩文雄觀海

內所作不能無改定今之淺〻者往〻

伸紙濡毫一揮而就自以為快其妄作

如此又從而稱道之大可發咲有人得

白傳許草數紙點竄塗抹及其成篇殆

與初作不侔也

余讀城南聯句朝饌已百態春醪又千名

初若不經意者及讀文選陸士衡詩有

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乃知韓孟師
陸語也殊不知陸語又出張衡南都賦
曰酸甜滋味百種千名
齊東野語謂杜少陵父名閒故詩中無閒
字余按公詩有曾閃朱旗北斗間或云
當作殷又有娟娟戲蝶過閒慢之語故
蔡夢弼曰豈非臨文不諱乎
王駕晴景詩云雨前初見花間葉雨後兼
無葉底花蛺蝶飛來過墻去應疑春色
在隣家有無限意思荆公臨川集以初
作不兼作全蛺蝶飛來作蜂蝶紛紛却
改此六字殆壞了王駕也漁隱又從而
粉飾之誠可發笑
昌黎七言古詩句法有以上三字而下四
字成之者如送區弘南帰云落以斧引
以纏徽差我道不能自肥子去矣時若
發機是也五言亦有以上三下二爲句
脉者如徒展轉在床之類是也
五言古詩昌黎以上三下二為句如徒展
轉在床之類是也文選有出郭門直視

則昌黎以前已有此法耳

詩云日之夕矣羊牛下來說者曰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如歐陽詹題王明府郊亭云山城要得牛羊下便文耳詩人之詞豈拘常例哉

詩有近鄙俗而理足以動人者如白傅思子臺有感二詩云曾家機上聞投杼尹氏園中見掇蜂但以恩情生隙罅何人不解作江充又云闇生魑魅蠹生蟲何異讒生疑阻中但使武皇心似燭江充不敢作江充嗚呼使漢武早聞此語則望思何勞而築哉

稱時君曰上詩家亦有用者如老杜張后不樂上為忙張祐回望秦川上軟憂泣話伶官上許歸妃子偷行上密隨莫說夫人上淥零之類是也

唐人絕句有疊用兩韻者如高適王真公主歌常言龍德本天仙誰謂仙人每學仙

唐人詩一家自有一家聲調高下疾徐皆

合律呂吟而繹之令人有聞韶忘味之意宋人詩譬則村鼓島笛襍乱無倫

或問予唐宋人詩之別余荅之曰唐人詩純宋人詩駁唐人詩活宋人詩滯唐詩自在宋詩費力唐詩渾成宋詩餖飣唐詩縝密宋詩漏逗唐詩温潤宋詩枯燥唐詩鏗鏘宋詩散緩唐人詩如貴介公子舉止風流宋人詩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賔辭容鄙俗

許彦周詩話云作詩淺易鄙陋之氣不除大可恶斯言得之矣及客問何從去之乃曰熟讀李義山詩與黄魯直詩而深味之則去也何言之陋哉

唐人詠物詩於景意事情外別有一種思致不可言傳必心領神會始得此後人所以不及唐也如陸魯望白蓮詩云素蘤多蒙別艶欺此花真合在瑶池還應有恨無人覺月曉風清欲墮時妙處不在言句上宋人都曉不得如東坡詠荔支梅聖俞詠河豚此等類非詩特俗所

謂倡子耳、

衛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凱風乃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楚懷昏闇之君也而離騷乃曰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何則臣子之事君親分當如是耳商紂之惡尤甚退之作拘幽操為文王之辞也乃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可謂深得詩騷之旨矣

唐人絶句有重復字而不卹者如杜常華清宮云曉風殘月入華清又曰朝元閣上西風急皇甫冉酬張繼云落日陰以問音信又曰寒潮惟帶夕陽還此等別是一例

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識者稱之不容口今之云然者不過如野人議壁隨和稱好耳求其真識亦幾人哉或以為望南山此又所謂曲士不可以語道者也雖樂天猶不免此失獨韋應物有采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為近之然粘皮骨矣嗚呼淵明妙處豈可以意識

求哉

唐人作詩盡一生心力為之故能名世傳後如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如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如畫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如兩句三年得一吟双淚流如欲識吟詩苦秋霜若在心如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如纔吟五字句又白幾莖鬚如蟾蜍影裏清吟苦艀艇舟中白髮生如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如詩思入冥搜如搜天斡地覓詩情如夜吟曉不休苦命鬼神愁如何不自聞心與身為仇之類是也惟知者可以語此今人以鹵莽滅裂之心率爾出言便欲過人恐無此理

王涯與甘露之禍樂天適遊香山寺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

章子厚謂其有幸災之心斯言過矣獨東坡不然曰樂天豈幸人之禍也哉蓋悲之也余以樂天之心因蘇公之言始白

宋諸賢論唐以前詩多有得其肎綮者至論本朝人詩便失其本心此俗所謂護短者也

績年十一二時嘗侍家君謄詩稾有門外江深水沒扉之句績進曰江深焉得沒扉不若潮來為勝家君遽投筆驚歎曰吾兒可與言詩矣遂定為潮來字自是命績學詩

杜牧之赤壁詩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詩意正謂瑜盡力一戰上以得二喬為功而忘遠大之業蓋譏之也許彥周謂措大不識好惡正痴人前不可說夢耳

韓文公以道學文章自任獨於詩推尊李杜累〻見諸篇什如城南聯句云蜀雄李杜拔如薦士云勃興得李杜萬彙困淩暴如酬盧雲夫望秋云高揖羣公謝名譽遠追甫白感至誠如石鼓云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柰石鼓何之類此可見公不自高處

古今人詩尚質者或失之枯燥尚華者或失之輕浮唯淵明則不然質而甚腴華而甚典學之不造其妙如繪日月形體雖具而精彩茂如也

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深小雅怨誹而不亂左丘明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今之工詩文者知此則善矣

東坡謂孟襄陽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無材料耳余不然之襄陽詩如玄酒至味存焉揔有材料亦著此子不得

虞文靖公集在宜黄時嘗倚樓吟詩有五更鼓角吹殘雪之句忽隔溪一童揖而言曰角可吹鼓不可吹公亟命召之已夫所在蓋詩鬼也余謂老杜塞上風雲接地陰雲可言陰風不可言陰李長吉豸角鷄香早晚含豸角豈可含耶此自有流例不必泥也如宋玉賦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後漢陽厚傳耳目不明

記曰大夫不可造車馬此類甚多

柳柳州漁翁夜傍西岩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烟消月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岩上無心雲相逐東坡乃截去尾兩句

太白詩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只一出字便是去雕飾也

樂府載采葛婦歌曰嘗膽不苦味若飴含我采葛以作絲按吳越春秋不止此二句也勾踐歸國外傳云采葛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苦之詩或作若何之歌或作何苦之詩曰葛不連蔓分台台暗貽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令我采蔓以作絲文選註引此詩此下有飢不遑食四體疲一句女工織兮不敢違弱於羅兮輕霏〻號綿素兮將獻之越王悅兮忘罪除吳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竒枇杖茵褥諸侯儀羣臣拜舞天顏舒我王何憂能不移

學詩家數如傳神始得毫髮不肖則為它人矣

嚴滄浪之於詩刻意古作卓然不為流俗所染五言絶句如閨怨云昨夜中秋月含愁顧影頻空留可憐影不見可憐人如懊儂歌云君子如白日愿得垂末光妾心如螢火安得久照郎船在下江口逆風不得上結束作男兒與郎牽百丈人朝亦出門啼暮亦出門啼蛛網掛風裡遥思無定時五言八句如從軍行云翩翩雙白馬結束向幽燕借問誰家子邯鄲俠少年彎弓隨漢月拂劒倚吴天說與单于道今秋莫近邊如出塞云將軍救朔邊都護上祁連六郡飛傳檄三河聚控弦連營當太白吹角動吴天何日匈奴滅中原得晏然如喜友人相訪擬常蘇州作云朝〻竹林院閉戸讀殘書几閣晨風入荒郊寒露餘故人步履至清坐每踟躕輟卷還留興漱泉同飯蔬

葛慶龍詩亦有可思如贈僧云七軸蓮經供茗瓢一龕繡佛掛松寮舶香亦帶魚

龍氣自采枝頭栢子燒如謝理得惠書
云五朶飛來漬剡藤言〻響似水冷〻
不教落在紅塵耳讀與青松白鶴聽如
詠王石公云挾書律重大猶光天下嚴搜
不敢藏圯上老人無見者一編親寫授
張良山菴夜磬云繡佛龕前斷續敲一
輪月在翠岩崑肅然下界渾無響霜洗
金聲透碧霄如節杖云白髮慵巾短〻
衣閑行斜倚小節枝自家弄影猶知絶
只似初騎竹馬時如題仙人洞併謝艸
堂方公所贈石匣云多謝林僧亦好奇
新遺石匣我酬詩鶴胎收却雲封裹付
嘱山靈木客時人云雲常鎮洞有時開
石匣中藏化鶴胎千歲不湏華表柱飛
鳴南向洞山來
杜少陵好用經中全句為詩如病橘云雖
多亦奚為　悶云致遠思恐泥又如
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之
類
洪武初王青霞舛潤謝　元功一日在

上虞柳仲幾家露坐談詠忽見地有光如燐乍明乍滅二公怪而相之於礎下得舊石刻唐孟東野送行詩一篇云青山碾為塵白日無間人自有乘車者爭利入西秦王門與侯門待富不待貧空懷一束書去去將誰親嗚呼豈東野平生刻意於詩茲石久蔽聞二公談咲其精爽於茲有感而發也歟

蒲菴復公嘗誦二句云青山碾為塵白日無閒人全室泐公問何人所作復以為已作公閉目搖手云非公不能出此等語復乃云孟郊詩耳二公相持大咲可謂知言矣

昔有二道士爭小忿相毆二人裸體跳躅一人執捧從閣上木階奔下其僚作詩嘲之其一聯云燄大步罡行月字魁星踢斗下天壇雖出一時戲劇亦可謂工矣

子觀金華邵原性西山別墅稟其詩全未有悟處蓋師心自匠而孟浪者耳以蘇

君平仲胡君龍臣薛君正言諸公視原性之作固當駭目而悸心矣以楊鍊厓張一笑高君季廸王君牀潤諸作者觀之欲求愜其心者蓋亦寡焉自青田劉公基金華宋公濂而下所為叙引識跋稱許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者無乃是遇歟余以其集考之原性洪武初年纔二十餘其詩題往〻直以姓字呼先輩殊無謙牧之意其人得非悻〻自好者乎否則其徒金清輩編錄時欲尊其師而自改易之未可知若然則又求全之毀也予非好詆鄙見如此不敢雷同耳

洪景盧唐絕句載無名氏樂府二十五首截玉維風勁角弓鳴前四句為戎渾截楊子譚經處前四句為崑崙子不知何也

前人注書過求而害理者往〻而見如老杜望嶽詩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不煩求索而理甚易曉而乃引禹貢海岱惟青州為指齊魯青三州而言不

惟不成語且使此一篇麄野拙陋而光
彩頓先成何語耶可咲可咲

詩題長者乃小序也如老杜集中詠假山
詩其題云云故　鶴注曰此亦詩之序
也不當為題合題曰假山是也

唐人七言絶句有上五字下二字成句者
此類甚多如樂天重宿驛感題云羨君
猶夢見兄弟王建題蔡中郎碑云不向口
經中舊見郎士元聞吹楊葉者云此時
應卷盡驚沙司空圖白菊云今朝第七
十重陽鮑溶懷仙云曾見周靈王太子
齊已偶作寄毛秘書云借問秘書即此
意裴誠添聲楊柳枝詞云頟作琵琶槽
那畔成文幹柳枝詞云艸澤無人處也
新漠州朱衣人題崇聖寺云絢想十年
前往事賈島送于揔持帰京云別來二
十一春風之類也此亦一例

七言絶句有上三字下四字成句者退之
絶到城閃打鼓殺禹錫添鑪火欲薫衣
麝是也

唐人七言絶句首句第七字用也字法如徐
凝回施先輩見寄云紫河車裏丹成也
是也五言絶句落句第五字用也字法
如正昌齡題灞池云垂綸幾年也是也
有士子聞於予曰昔邵菴虞公以送袁待
制扈從上京詩示清江范太史清江謂
其失律而不語之故公經年不解徐叩
之清江乃曰後聯上句第七字不當同
聲也予謂此初學小子之談耳非清江
語也世以虞楊揭范並稱目公為唐臨
晉帖顧不知律乎脫有是言則清江平
日之作必無犯此者而集中七言第一
首正月節日上琵曆寺行禮云朝叅不
見承明廬夢想三更尚是初杳杳重山
遮列炬冷冷流水逐行車紫閣響接群
僧磬草澤心馳上帝居聖壽延長天廣
大固應涵養及樵漁又贈王主事如上
都云天官幕府盛諸卿又從皇輿赴上
京解后同為遠道客比隣猶有故鄉情
秋風響迫彈琴峽夜月懸當直斗城須

記今年上馬日麟蒲盃裏試長生又寄
友人云綉衣行部直南州幕府英名蚤
歲收如此一臺兼二妙令人萬里破千
愁梲榔葉暗潮聲莫荔薜花懸岳影秋
此去三湘寧久住近天須應璽書求此
三詩每聯上句第七字皆同聲且後音
莫與住又同韻者何耶二公皆法老杜
老杜集秋盡一篇云秋盡冬行且未回
茅齋寄在少城隈籬邊老却陶潛菊江
上徒逢袁紹盃雪嶺獨看西日落劒門
猶阻北人來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何
時獨好開又赤甲云卜居赤甲遷居新
兩見巫山楚水春炙背可以獻天子美
芹由來知野人荆州鄭薛寄書近蜀客
郄岑非我隣咲指郎中評事飲病從深
酌道吾真又鄭駙馬潛曜宅宴洞中云
主家陰洞細烟霧留客夏簟青琅玕春
酒盃濃琥珀薄氷漿碗碧碼碯寒誤疑
茅堂過江麓已入風磴霾雲端自是秦
樓壓鄭谷時聞襍珮聲珊〻此三詩亦

皆同聲而麓與谷又同韻然則雖老杜亦不卹也予每〻與人辯而人不之信故筆之於此以塞士子好事者之口云

天隨沒鶻低秦樹江學巴蛇入楚流李著作孝光題鳳凰臺詩也天隨去鳥低平楚水學驚蛇到大江張翠屏以寧九江廟晚眺詩也二詩措意造語相類然優劣如辯黑白學詩者於此灼有所見則可與言詩矣否則更與三十棒

少陵秦州詩云鼓角緣邊郡川原欲夜時秋聽殷地發風散入雲悲詠鼓角也下得殷字最好戎馬之際四方鼓角之聲殷〻而起漸聽漸振因風激之而入雲悲也只此一字其邊愁瞑色蓋可想見公之用字可謂入寘搜矣曲江錢思復登拱北樓一聯云風雲壯氣來尊俎天地哀聲入鼓鼙至正間紅巾苗獠橫行吳楚間生民荼毒予幼嘗親見之每誦此聯幾欲淚墮

清江范太史嘗遊蕃禧觀古今所題瓊花

詩篇什甚富獨丁仲容一首云天風已
消白玉姿曉日淡在音瑶枝昔人種樹
已千載作意看花來幾時羽衣仙人夜
月冷錦纜帝子秋雲悲明年更持春香
滿爛醉東庭何九馗九馗觀中道士也
陳景昇嘗以歐陽率更書邕禪師塔銘即
所謂化度寺碑者惠劉後村闕後三行後
十年始補完之後村有詩云端平曾嘆
闕三行淳祐重來為補亡收拾一碑勞
十載此生凡事不須忙予謂此詩絶似

樂天
唐人詩亦有不拘韻者如王建涼州歌云
三秋陌上早霜飛羽獵平田淺草齊錦
背蒼鷹初出按五花驄馬餵來肥齊字
不在微韻
予嘗記前輩評諸家詩口訣說得極當如評
岑嘉州云岑參句法諸家別流出肺腑
俊兼拙其中錦繡出天然大忌雕飾起
與結李長吉云水月鏡鐙詭恠豔澁温
飛卿云風裹嬌娆烟中茉莉比賀辞嬌

與商語異常應物云急流中勇退若此
等學者當體認之

杜少陵頌椒添諷味禁火卜惟娛呂
謂不說歲節但云頌椒不說寒食但云
禁火亦文章之妙予謂老杜非有意於
奇而為之也勢當然爾若直曰歲朝添
諷詠寒食卜惟娛成何等語耶雕虫蒙
記憶烹鯉問沈緜同一律也

山谷謝黃從善司業寄惠山泉降云錫谷
寒泉擔石俱并得新詩蠆尾如急呼烹
鼎供茗事清江急兩看跳珠是功與世
滌羶腴令我屢空長晏如安得左轄清
潁尾風鑪煑茗臥西湖

東坡讀盡天下書持文柄睥睨四海而獨
推尊李杜二公以次韻張安道讀杜詩
云誰知杜陵傑名與謫仙高掃地收千
軌爭摽看兩艘詩人例窮苦天意敢奔
逃巨筆屠龍手微官伯馬曹又簡牘儀
刑在兒童篆刻勞今誰主文字公合抱
旌旄數語觀之公可謂知言矣

朋友往復有以詩代書者故劉夢得和樂天云欲傳千里意書札不如詩

坡次韻田國博部夫兩京云深紅落盡東風惡柳絮榆錢不當春亦有思致

集古人詩前此未有王介甫始盛為之多者數十韻孔毅父嘗集古詩以贈東坡近世施則天詩號飲水餘味用白樂天飲氷食蘖字言清苦也

飲顆山事西蜀趙次公彥材讀太白譏子美齷齪言甫之為詩如砌飯為山也此豈次公臆說歟按李杜二公集中唱和諸詩攷之相推尚不暇太白豈獨為此惡喙之人邪以勢言之飯顆必是山名耳

東坡次韻劉貢父春日賜旛勝詩條字第三首押條桑之條他彫反然非本字也此不可為例

東坡少時過一邸院見題壁云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不知何人作也予謂似唐人語

東坡一絶句有風人意格云蓮子擘開須見憶楸枰著盡更無期破衫却有重逢處一飯何曾忘却時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知帰興濃此張公詠在蜀時一録事叅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何不帰明日作此詩留别求去公謝曰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遂留而慰薦之惜不得其名詩亦止傳此両句斯人也可謂有識而断者歟

東坡送黄師是赴両浙憲有白首沈下吏緑衣有公言之句時人皆不解乃問公公荅曰吾家朝雲每見師是恠其官職不遷耳然後知緑衣乃指朝雲也蓋緑衣乃詩篇名妾之服也

魏野閒居即事云成家書満屋添口鶴生孫有閒逸之趣

坡賀子由生第四孫年老詩有云無官一身軽有子萬事足之句可謂名言矣

坡遊法華山詩云不将新句紀茲遊恐負山中清浄債以文滑稽也

僧清晝皎然九日詩一首弘秀集不載漫
錄于此重陽荆楚尚高會此難陪偶見
登龍客同遂戲馬臺風文　水疊雲
勢擁歌田持菊遷相問含情愧不才
徑山長老無畏大士繼琳湖之武康人也
在常州以詩問東坡疾云扁舟駕蘭陵
自愧舊風物君家有天人雄〻維摩詰
我口吞文殊千里來問疾若以嘿相酬
霖杜皆咲出
周燾遊天竺觀激水有詩云拳石耆姿色
雨青竹龍驅水轉山鳴夜深不見跳珠
碎疑是簷間滴雨聲坡嘗次其韻坡則
五言也
青衫白髮老衆軍旋糴黃粱換酒尊但使
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過人門乃盧秉
詩
坡有避謗詩尋醫畏病酒入務　之句注
醫謂不作詩也酒入務謂止酒不飲也
老杜詩苦遭白髮不相放按字書放置也
縱也捨也即杜牧所謂公道世間惟白

髮貴人頭上不曾饒之謂樂天亦有紅
顏今日雖欺我白髮他年不放君自是
唐人語也
東坡作詩多信筆而成畧不經思故無流
例此一病也如正月十六日與客散步
野人家襍花盛開扣門求觀主人林氏
媪出應白髮青裙少寡獨居三十年矣
感歎之餘作詩記之此坡自序如此蓋
嘉其志也至詩卒章云主人白髮青裙
袂子美詩中黃四娘彼黃四娘者何人
哉而以比林語似不倫又趙伯成於坡
為鄉人趙有麗人次韻春雪之作云知
道文君約青鎖梁園賦客肎言才以故
人之姬侍乃用桃文君事為未安又自
注云聊荅來句義取婦人而已罪過罪過
坡偶與客飲孔常父見訪方設席延請忽
上馬馳去已而有詩坡戲用其韻荅之
畧云主人有酒君獨辭蟹螯何不左手
持豈復見吾橫氣機遣君追君〻絶馳
古人作詩命題亦不苟如老杜麗人行本

王無功三月三日賦聚三都之麗人

僧仲璋念奴嬌一闋見蘭谷先生天籟集其辞語亦雅健可愛因録于此消磨九日冥年〻唯有黄花白酒把酒簪花能有幾七十光陰回首人恨難期酒盃有限花色應如舊花釀酒釅問君著甚消受

彭澤千古英雄有花能折有酒能傾否萬事悠〻輸一醉花酒休教離手明月西風闌珊酒盡樵悴花枝瘦酒腸花眼正宜年少時候